

HuZhanfen

两座园林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加州今年大旱。

早到什么程度呢，早到政府限定家家户户的用水量，过量则罚。我的邻居隋克俊隋总，多家公司的老总，却每每备好大桶，但凡厨房里的洗菜水洗肉水洗碗水统统倾入桶内，浇花园。那是一种自觉，他说，不是钱的问题。还有一位叫露丝的邻居，大学里原来学生化的，居然搞了一个超级大水罐，把邻里所有的脏水废水全部收集起来做化学处理后分享，养鱼的养鱼，浇园的浇园。旱魃肆虐之时，唯独地处河谷的“流芳园”是个例外，人人都说它是“海外水乡”。

作为加州的著名旅游景点，占地12英亩（约合70余亩），据说筹备了10多年，耗巨资打造而成“海外最大的苏州园林”。当然，那也是洛杉矶的律师张军介绍的，他似乎对中国元素的东西情有独钟，声称随你大旱，流芳园却是永远水灵的。

“再旱不早流芳园”是有道理的，它地处山谷旁的凹洼地，水源汇聚地，入园但见水榭、亭台、拱桥、长廊、漏窗、怪石等等。远看非常“苏州”，但近看，总觉得它缺了点什么。

7座簇新的亭台楼阁，基本没有像样的楹联匾额，5座石桥围绕着1.5英亩的人工湖傍水逶迤，还算有烟波的韵味，但桥名太一般。显见得命名者修为不足，对此老张也觉得它的定位既然是“海外江南文化的代表”则未免各方面的功夫没下足，直感就是“太新了”——众多的石雕与凉亭构件甚至绽筋露脉，根本没有细做，铺路石与假山石也火气太甚，似乎“公园味”多了而“园林味”少了。

什么叫“园林味”？就是人文气息，最突出的标识就是名人题铭，历史印记，试想，如果拙政园没有文征明、唐伯虎、仇英的履痕，没有苏舜钦的《沧浪亭记》，不就是个土豪的小“公园”吗？山不在高，

有仙则名，洛杉矶因为好莱坞而名人往来不绝，唐国强的字就相当漂亮，何不请他挥洒一番呢？当年洪丕漠也曾逗留洛杉矶，为什么不请他的墨宝呢？

反观旧金山的“日本茶园”，我觉得更“旧”更有人文韵味。

进门就是中式门楼，巍峨峥嵘，油漆斑驳，入门却被错落有致的仿唐佛灯夺目，石灯苔藓剥落，古姿静穆，荷塘里接岸红莲映日红——仍然是张军介绍，这是一个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精致庭院，1894年旧金山世界博览会时为了彰显日本文化而兴建，园内古木参天，小桥流水，曲径通幽。

一座精美的月形拱桥“太鼓桥”，跨越小溪两岸。它的阶梯窄小陡峭，雍容中透析出一派潇洒高逸，完全大唐的豪迈俊朗风格。枝头的黄鹂叶底宛转，溪中的锦鲤肥可敌猪，古松环抱的一座唐式精舍，有古琴声缓缓流出。张军的考证很有意思，他说日本建筑可以从屋顶的材质分辨出主人的社会地位，穷

人家以瓦片或板材盖建屋顶，而富人家却以桧树皮为材料，将桧树皮披成窄条覆盖屋顶。

据说，这也是大唐遗风。为了准确地传播效果，园内的亭榭楼阁全部缩小一半地从东京御花园拷贝，而东京御花园的风格呢，又全部忠实地拷贝唐宋。日本民族就是如此，他一旦崇拜谁谁，就极致地膜拜，夸张地说，连一大块苔藓的格局——厚度形态色泽——也照搬唐宫。

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走进日本茶园，就像走进唐宋的园林，佛灯也罢，佛塔也罢，都是仿唐的，尤其那座拱形的“太鼓桥”，精致而令人遐想无限。

有时甚至想，“唐”在海外是中华文化的代称，流芳园为什么不能比“日本茶园”更有“唐味”一点呢。📍

没有苏舜钦的《沧浪亭记》，不就是个土豪的小“公园”吗？